

本期话题：守望中的探险

——少年成长小说的创作及其边界



成长是疼痛与欢乐的交织

张忠诚

只要人类出生时是0岁，成长就是人类无法回避的，成长因此也成了儿童文学永恒的话题。关于少年成长小说，我想从三个词语入手谈谈，算是漫谈。

第一个词：孤独

当下少年成长面临的精神困境是孤独感。以前说少年的成长困境是很少说到孤独感的，过去少年成长中的饥饿感掩盖了孤独感。

我想以乡村少年为例说说孤独。

在乡村，人的结构分为三个层面：少年层面、成人层面和老年层面。过去的乡村三个层面是平衡的，而如今的乡村成人层面被城市掏空，老人被拉往下拉，要往年轻活，颐养天年是幻想；而少年又被人地往上提，拔苗助长，要提前做成人。一个下拉一个上提，借以填补乡村成人世界缺失留下的空白。少年的成长需要同龄伙伴，也需要成人陪伴，缺少成人陪伴的成长会缺少安全感，安全感缺失自然会导致少年心灵大门的关闭。当下少年与少年之间已经没有游戏了，“过家家”这个词很快会被写进词典博物馆。游戏应该是少年之间最主要的交流方式。

城市少年同样有孤独感。乡村少年的孤独感来自成人世界的缺席，而城市少年除了独生子女因素外，更多的是成人世界的过分包裹。城市少年的出走，可以看成是在自我“拆包裹”。

第二个词：危机

常听说，如今的孩子不像孩子。像什么呢？像什么都不像孩子。总得像点什么吧？唉……还是像孩子。在这近乎矛盾的问答中，其实正暴露出这个时代少年成长的危机。当下少年的成长世界，是在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难以找到参照的，就像当下的时代，也是难以通过回溯历史找到参照的。有人说这是一个信息的时代、性钱论的时代、浮躁的时代……归结起来一句话，这是个物质大于精神的时代。我说，这是个正在被严重撕裂着时代，每个人都在撕裂与被撕裂中体验着疼痛与欢乐的交织。

撕裂怎么产生的呢？力的双方向着两极拉拽，撕裂感便产生了。还有一种情形，双方同向而行，一个快，一个慢，绳也便有了撕裂感。当下时代的撕裂便是后者。这个撕裂的二元，能找出多组对立：城市的发展与乡村的滞后、经济基础的膨胀与主流文化的萎缩、个人财富的累积与精神信仰的缺失等等。这些二元正形成着极大的不对称。

这种撕裂，少年世界同样无法幸免。常

一直以来，众多学者对少年小说、成长小说的研究不少，但并未对其给出一个明确的、统一的定义。主要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首先，“成长小说”先于“少年小说”出现。巴赫金在《小说概论》中，对“成长小说”的实质进行了如下的阐述：“在此类小说中，人的成长与历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的成长是在真实的历史中实现的，与历史时间的必然性、圆满性、它的未来，它的深刻的时空体性质紧紧结合在一起。”此外，德国的哲学家迪尔希则界定出了成长小说的模式：“个体生命中的发展进程被一一检视，每个阶段自有其内在价值，而同时也是进入更高层次发展的基础，在个体成熟和谐的过程中，那些倾轧和冲突都是必经的成长标志。”

对于“少年小说”，学者徐静文指出：“‘少年小说’是从‘成长小说’的概念发展而来，在时间上比成长小说晚了一个世纪左右。”也就是说，成长小说可谓少年小说的基础，少年小说又具备成长小说的精髓。少年小说的主题可以是多元的，但须符合少年的阅读心理历程，并且具备明辨善恶、求真求美的特质。

作为小说的一个子类，少年成长小说的主题是启蒙与成长，不能脱离“真善美”的主旨，否则便失去了儿童文学的意义。少年成长小说的

听说如今的孩子早熟，问其依据，必说你看如今的孩子啥不晓得？过去20岁了还这没见过那没听过，如今15岁啥都见了。在信息传播无孔不入的今天，各种信息蛮横无理地砸向少年的领地。在面对铺天盖地来自成人世界的信息时，成人世界的神秘面纱也被揭开，少年对成人世界不再是窥视，而是开始了对成人世界的模仿，很快少年世界旧有的存在秩序被打乱。成人秩序的植入让少年世界成为了成人世界的缩小版，在当下少年世界里被认为不合理的存在，几乎都能在成人世界找到对照。

正是少年世界对成人世界的解密与模仿性搭建，让成人建筑的权威性轰然倒塌。然而，少年世界秩序的成人化还只是一种模仿性行有，作为人的生理指标发育有其自身规律的，行为的提前并不意味着大脑皮层情绪管理与冲动控制区域发展的相应跟上，用清华大学谢维和教授的话说，当下的孩子过早地学会了踩油门，而还没学会踩刹车。这是个多么形象的比喻啊，一语道出了当下少年成长的危机所在。行为超前与心理滞后的撕裂，给少年成长带来的是迷茫、焦虑、孤独甚至暴力，而成人反观少年世界便有了危机感，甚至恐慌。于是就有了开头的近乎矛盾的问答。

第三个词：曲线

据说每个孩子都要经历生长痛，只是有的孩子表现得明显，有的比较隐性。这种“生长痛”与年龄的增长、身材的增高、体重的增加、器官的成熟一样，都是生理学意义上的成长，跟文学意义上的成长并不等同。有一句话这样说：每个孩子的成长都是不容易的。我们大都为人父母，知道孩子成长的难，我们也曾经历长大，长大的确是个不容易的事。在这句话的背后，含着这样的意思：一个人的成长轨迹，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曲线，这条曲线应该是螺旋上升的。

在许多标榜为少年成长小说的作品中，其实是看不到少年这条成长曲线的，看到的只是直线，甚至这条直线连一点倾斜度都没有，是水平的。作家也许会站出来说话，小说中有那样跌宕的故事发生，怎么还能说这个孩子的成长轨迹是条直线呢？文学意义上的成长是与心灵世界密切相关的，文学意义上的成长是心理上的成熟和精神上的独立。写一个少年，从10岁写到了12岁，或者14岁，作家设计了跌宕的故事，但似乎作为故事的主角，并没有心理上的成长，少年的心理年龄依然是10岁，或者是11岁，少年心理成长速度与生理成长速度是不协调的。故事本身对少年的成长并未发生影响，这个故事是没有意义的。

曹文轩的《草房子》里的那些孩子，每个人成长轨迹相似又不同，桑桑、杜小康，连那个不太被经常提及的男孩细马，他们的成长都能画出一条疼痛与欢乐交织的曲线，他们在亲见或亲历了兴与衰、生与死、甜与苦之后，心理世界变得强大起来，这为他们从少年世界走进成人世界，铺就了坚实的过渡基石。

少年成长小说，需要写出这样一条疼痛与欢乐交织的曲线。



内容，要反映当下社会少年成长中遇到的问题，用文学的表现方式，引导少年如何处理友情、亲情、爱情，甚至面对死亡等各种复杂的情感，让他们在成长的路上感受到温暖、阳光，树立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要想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创作者融入少年的生活，走进少年的心里，用他们本身或他们所熟悉的人物做主角创作出精彩故事，让他们从书中人物的行为举止中得到某种启发，与其发生心灵的碰撞，从而产生认同并间接学习到成长中面临的困惑，进行自我调整，激发少年读者的阅读兴趣。

少年成长小说的主要读者群是少年儿童，

不要遮蔽世界的复杂性

彭扬

“少年成长小说”作为儿童文学的一种类型，近几年受到的关注持续升温。在鲁院读书期间，有幸与良师益友讨教一二，遂生拙思三点：

其一为“概念中的迷思”。明晰概念，可以更好地了解研究主题之文学形状。“成长小说”这个概念最早起源于德国。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成长小说在中国是个舶来品。就像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所说，这跟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有关系，千百年来我们的民族是把个人主义和个人意识边缘化的，个人是一个复数的词，是被社会的共同价值所覆盖的。如果勘察一下“成长”的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和“成长小说”的文化概念，我们会发现这一概念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存在误区。

我有一个观点，并不是所有描写少年成长的小说，都是“少年成长小说”。

成长，是一个生命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全程全貌，也是一个青春点滴的完整集合。成长是一个自然地蜕变的过程，不能被人为粗暴地切割，被“逆时”（比如“少年成长小说”的终点被当下固化的概念永远设置在18岁）。当下中国儿童文学中，成长范畴的小说里暗含两个物种：一为主角成长真正完成，另一则为只完成了某个段落。“少年成长小说”理应包含成长的完整性，不然就只能是成长未成熟的少年小说。朱自强在《儿童文学概论》里说：“儿童是一个成长的人种，所谓‘成长’，不是抛弃生命存在的根基，而是在幼年、童年、少年、青年、壮年等阶段上，不断把新的有价值的东西充实进这个生命根基中去。”我认为，此乃“少年成长小说”的概念之要义。

其二为“守望中的问题”。浅观“少年成长小说”文学史之流变，在当下的创作中，有两个问题尤为突出。一为我们给少年儿童的内心世界派遣了过量的道德警察，筑起了一个又一个的

禁区高墙。书写正能量的故事不应该成为儿童文学作家排斥世界反面的理由。如果人工化的痕迹过重，我们呈现的世界将失去其原有的复杂性和可能性。比如说恋爱这件事，是很多儿童文学作家“黑名单”上的常客，但是少年的爱，是一种美好纯粹近乎于透明的存在，这样的爱，与成人世界的爱是有所区别的。所以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到底是我们不能写，还是因为我们已经太肮脏以至于写不出来了？对少年成长小说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是不能涉及的内容，关键是你怎么去呈现。

另一问题是少年成长小说中“少年的不在场”。优秀的少年成长小说，不仅要使用儿童读者能够接受的语言，还要保持一种有分寸的少年视角。什么是“少年视角”，吴晓东在《记忆的神话》里有相关的解释：“是小说借助儿童的眼光和口吻来讲故事，故事呈现的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和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的儿童叙述角度”。现在很多作家写儿童，大都是在模仿强调，臆想感受。这其实是一种“伪少年”写作，少年是不在场的。优秀的少年成长小说应该书写一种真实的少年成长状态，理解少年世界的心理秩序和情感潮汐，应该是能够悬浮起最脆弱微粒，包容起最模糊不定的形体的。

其三为“冒险中的可能”。读过一本书，名为《嗑药》。这是获英国卡内基儿童文学奖的大奖作品。从故事本来来看，它似乎只描写了一对离家出走的少男少女坠入毒海，布满荆棘的堕落之路。单从内容看，这本书几乎挑战了我们传统意义上少年成长小说的所有禁区，但是这位儿童文学大师仅仅是为了展现成长的阴暗面，供读者猎奇吗？显然不是。在一个青少年犯罪如此高频的时代，这本书探讨了暴力、毒品、教育等诸多深刻的主题。它以一个看似“反成长小说”的外衣，实



际上去触碰的，是少年成长中真实的伤口和痛点。现在的孩子，处在一个“互联网+童年”的时代。有些事情我们没说，其实他们早就知道了。作为儿童文学作家，我们不能只是一味的去遮掩去规避，重要的是应该告诉他们，在面对真实的人生问题时，即使这些问题泥泞不堪，我们应该有的姿态是什么样的？

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两件事情。一件是一个小学女生用手机直播APP炫富，晒自己的名牌手机、衣服和包包，还跟网友火辣对呛。另一件是北京苹果园中学一群中学生创立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这两个都是我感兴趣的事情，但我想说的是，我们去描写当下的少年成长时，要了解他站立背后的我们，我们这个激荡奔涌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技术结构、文化思维和精神问题。这对我们儿童文学作家的整体创作要求其实是更高的。

这两年，在谈到中国的少年成长小说的时候，我也常常会听见一种声音，就是要寻找中国经验，书写中国故事。其实对每一个站在中国大地上为孩子写作的作家而言，每个人写的故事，都是中国的声音。每个人的经验表达，都是某种中国情怀。中国经验是不需要满天下找的，它更多的是来自于作家自身的自觉、自炼和自现。正如学者崔卫平所言：“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就不再黑暗。”

创作没有边界但有底线的少年成长小说

小高鬼



房子》中，不难发现主人公桑桑的年龄只有10岁左右。因此，将少年的年龄向下延伸至儿童是必要的，但还是不够的，仍要从更多的国内外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中来分析和求证，如曹文轩、常新港、班马、林世仁、玛丽·诺顿、埃克苏佩里、杰罗姆·大卫·塞林格，以及某些存在争议的超级畅销的校园小说、魔幻小说中的小主人公，我们都会发现儿童文学作家“守望中探险”的年龄段阵地还应该继续下延，应该以极其广阔的胸怀，将“少年”定义为“6至18岁的孩子”，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是少年成长小说中的主角，也是我们界定的年龄边界。

关于“成长小说”；原本成长小说的年龄界定是从少年到青年之间，但由于先界定了“少年”，而后将“少年成长小说”两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所以我对“成长小说”的关键词理解就表述为：这里的成长小说是指以成长为母题的儿童小说，即探讨童年成长的创作和边界。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妨从围绕童年成长如何面对成长现实残酷性这一核心问题来思考，成长小说便是以成长为母题的小说，即探讨儿童生命成长中面对现实残酷性的边界。

儿童文学创作是没有“边界”的。孩子的成长过程，充满了无序、疑惑、冒险与复杂。从这个角度讲，儿童文学和其他文学一样，它的疆域是极其辽阔无边的，这个宽度等同于童年生命成长的宽度。苦难、死亡、绝境、性、暴力，这些曾经

谈“虎”色变的灰色题材都已进入儿童文学表述领域，这些都是童年成长必须面对的部分，这里从来没有分界线。成长小说并无人为划分的边界。但没有“边界”并不等于没有规则，没有底线。儿童文学表述现实的残酷，并不是把残酷赤裸裸地剥开给读者看，它有底线，更有技法。儿童文学不是不可以写黑暗，但是它不是黑暗文学，它是给人以光明的文学，就像光明并不是永远没有黑暗一样。儿童文学是引领童年穿越黑暗，给童年前行希望的光。这份光，来源于儿童文学作家艺术人格和情怀的关照。所以，如果有边界，那么它的边界不是平面的边界，而是二维空间的边界，它的边界是由儿童文学作家的人格情怀和艺术素养究竟能够抵达何种高度而决定的。

成长的故事，有时候是要靠不完美的甚至是有缺点的主人公来表现的。无论孩子在怎样的黑暗中穿行，经历了哪些残酷的、悲痛的生活，或者是纯洁到不忍心用现实来揭露真相的低龄儿童，都是不可回避的独特文学形象，都可用文学的力量指引成长中的少年走向心理学家许燕所说的成长三要素：“希望、乐观和坚韧”。

曹文轩说：“真正的儿童文学，不是将快乐作为全部，而是将悲剧精神与童真完美结合。”我认为，创作少年成长小说，叙写少年成长中快乐也许还夹杂着痛苦、哀伤、残酷的童真记忆，是儿童文学作家自觉的使命担当。

让他们在文学中感到温暖

周敏

我认为作家在创作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是要具有文学特质和文学价值。或者说，应当让读者阅读此类作品时体会到“文学之美”。要想达到这一效果，就要求创作者“用最巧妙的手法，写出最动人、最深刻的内容”。曹文轩曾在其作品《红瓦》的序言中，谈到过“美”在其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并认为从古典文学中继承的“求美”特征，是他作品的重要追求。结合孩子的特质，我们应当慎重考虑作品的表现形式，为涉世未深的少年提供最真最美的精神食粮。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之后的首部小说《蜻蜓眼》，不回避历史上的灾难与困苦，用典雅的语言表现出人与人之间最美的情感，其悲悯纯粹、向善向美是给孩子们最好的礼物。

其二是要让少年读者有同体归属感。根据少年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心理特征，引发共鸣是一种相当有效的增强作品“黏性”的手段。想要达成此点，就要求作者深入少年的生活，了解他们越多，写出的作品就越具备“身临其境”之感，

进而引发读者的共鸣。有相当部分少年读者，在阅读一本优秀少年成长小说的过程之中，或多或少会把自己与书中的主人公进行对比，还有的会将自己与之融为一体。显然，这是作者应当追求的效果。张国龙的小说《梧桐街上的梅子》一书，读者很容易从青春期女孩田梅子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这其中的故事，包括好朋友的背叛、同学的嫉妒、亲戚关系的恶化等等，作者用这些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一件件普通的小事，体现出主人公梅子的坚强、勇敢，写出了一个小女孩慢慢成熟成长的过程。

其三是要有相应的文字品质。在成人文学作品中，出于故事情节、人物刻画、主题揭示的需要，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相对“黑暗”的描写，如污秽的场面、血腥和暴力、粗鲁的语言等。我们在进行少年成长小说的创作时，必须要时刻注意，不能将上述内容写进作品之中。林良在《少年小说的任务》中指出：“一个少年可能读到一本充满着人间爱的书，也可能读到一本充满仇

恨的书。他可能读到一个坚强有志气的人说的话，也可能读到一个懦弱可怜虫的话……他可能读到谎言……他进入成人世界里的书的丛林也会面临种种诱惑。那时候，他最需要善良的人做他的导师，使他能够顺利进入真实的社会而又不会变成一个邪恶的人。这个导师，应该是杰出的‘少年小说’。可以说，儿童文学作家的担子很重，少年小说对社会的未来有其独特的作用。曹文轩曾多次提到，当下的社会，“文化粗鄙性”已经相当严重，大有泛滥成灾的趋势。在许多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中尤为突出，刻意写脏，写丑，可以说是文坛的“一大奇观”。不难想象，在此类文字的反复熏陶下，读者的审美情趣会有怎样的变化。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少年读者，危害尤甚。因此，我们不得不再提作家，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家的责任感、使命感，在创作少年成长小说作品时，一定要守好底线，把握边界，多塑造一些高雅的灵魂，而不是在物质的驱使下，背其道而行之。